

宋論卷十一

船山

衡陽王夫之譏

孝宗

漢之於匈奴也高帝圍呂后嫚掠殺吏民文帝顧若忘之而姑與款之垂及於景帝休養數世而武帝承之乃始舉有餘之力拔將於寒微任其方新之氣以絕幕窮追而匈奴破敗以遁東晉之勢弱不能支祖逖死桓溫敗廷議不及中原者數十年謝安默凝立聲色不顯密任謝元練北府之兵而苻堅百萬師披靡以潰劉裕承之俘姚泓斬慕容超拓拔赫連無

與競使孝宗而知此亦何至苻離一敗萎敝而不復振
迄於宋之亡哉孝宗初立銳志以圖興復怨不可旦夕
時不可遷延失誠哉其不容緩已顧當其時宋所憑藉
折衝者奚恃哉摧折之餘凋零已盡唯張德遠之孤存
孝宗專寄腹心於德遠固舍此而無適與謀也然而德遠
之克勝其任未可輕許矣其爲人也志大而量不宏氣勝
而用不密量不宏用不密則天下交拂其志而氣以盛而
易虧故自秦檜擅權以來唯盛氣以爭得失而不早自圖
惟虜盟已敗檜姦已露之餘事權一旦歸我而何以操必
勝之術兵孰老而孰壯將孰賢而孰姦芻糧何取而不窮

馬杖何從而給用呼而卽應者何以得吏士之心合而不乖者何以成同舟之濟謀之不夙則臨事四顧而徬徨信之不堅則付託因風而卽授乃自其一竄再竄顛倒於姦邪之手君情不獲羣望不歸觀望者徒倚而諒其志之難成媚嫉者側目而幸其功之不就當其飄搖遠徙禍切焚身避影銷聲於當世無周爰之諮訪雖曰老臣而拔起遷謫之中猶新進也一旦勃興與天子訂謀於內遂欲奮螭以希莫大之功率一往之情無可繼之畧豈秉麾建旆與聲疾呼張復仇讐驅匪類之義聲遂足以抗百戰不摧之驕虜哉一敗而終不復興固其所必然者也夫孝宗而

爲大有爲之君德遠而果能立再造之功也則處此固
道矣完顏亮南犯而自殪矣完顏雍新撫其眾而不遑
圖未有尋盟索賂之使渡淮而南則固可急修內治擇
簡兵繕備積儲而從容以求必勝之術也湯思退可逐而
未逐尹穡王之望可竄而未竄史浩可戒之以正而聽其
浮沈虞允文陳康伯可引與同心而未遑信任朱元晦劉
其父可使秉國成而尙淹冗散如其進賢遠姦成畫一之
朝章則國是定而無伏莽之宵人乘小挫而進其邪說於
是而廟議輯矣人心翕矣猶無事遽爾張皇迫於求獲也
楊存中吳玠雖老猶可就訪所託之偏裨張韓劉岳部曲

雖凋猶可求慣戰之材勇將未得人草澤不無英尤之士
兵雖已弛淮襄川陝自多技擊之材罷湖山之游幸以鼓
舞人心嚴漁侵之姦欺以廣儲芻粟繕淮泗襄漢之城堡
進可戰而退可憑簡西南谿峒之蠻兵氣用新而力用壯
經營密定於深宮威信無猜於闡外竭十年生聚教訓之
勞收積漸觀釁乘時之效然後絕其信使責以驟奔彼且
懷忿而起不戢之兵我固堅立以待狂興之躡如是以蜀
之燕雲卽未可期而東收汴雒西掃秦川可八九得矣
之弗慮猝起德遠於摧抑之餘積不平之志氣視舉朝
醉夢而已獨醒卻眾議以憤興而激其妬忌孝宗企足

望澄清德遠攘臂而爭旦夕孤遣一軍逍遙而進橫擊
然之腰姑試拚蜂之螫李顯忠萬里初歸眾無與親邵
淵百戰未經懷私求試則苻離之潰虜不躡迹而相乘
其幸也蕭思話一潰而劉宋日削吳昉徹一奔而陳氏
亡契丹之送死於女直女直之興尸於蒙古皆是也宋之
不亡其能幾乎人言和而我言戰義足以相勝名足以相
壓而彊敵窺見其無成謀則氣益振異己者坐待其無成
績而互相搖天下亦其望其有成功而終不可得史浩曰
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未必非深識之言也孝
宗在位二十七年德遠雖沒未嘗不可有嗣以圖功者惜

哉其一仆而終不能興矣情愈迫者從事愈舒志愈專者
諮謀愈廣名愈正者愈盡其實斷愈堅者愈周其慮大有
爲之君相務此而已矣

孝宗奉養德壽宮極愛敬之忱俾高宗安老以終壽考三
代以下帝王事其親者之所未有爲人後者爲之子道無
以尙矣夷考嗣立以後多厯年所大典數行徒於所生父
母未聞有加崇之舉奉大義尊正統抑私恩矯定陶濮鄴
之失其可爲後世法乎夫議道以垂大法正大經者固亦
可一槩論也禮曰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期統之曰生
生父母則於所後者之族屬雖功總以降迄於服絕之

支而皆期也名之曰父母則尊之曰皇曰帝立廟以
後者之祖考固不可也而竟沒其父母之實夷之所疏
之族人抑不可也光武之於南頓無所加尊而不失其
親之報情伸而義無不正奚不可哉然而禮以義起而
遂其心之所安非一槩之論可執也則孝宗於此未可以
英宗之例例之矣其於秀王偶無追崇之典可無遺憾也
王珪之諫英宗曰陛下富有四海傳之子孫誰所貽而忍
忘之鄙哉其爲小人之言也仁宗以崇高富貴貽之己而
爲父母濮王無崇高富貴貽之己而卽非父母然則利之
所在父母歸之而人理絕矣而孝宗則異是太祖之得天

下雖幸也而平西蜀定兩粵下江南距北狄偃戈息民布
寬政興文治以垂統於後固將夷漢唐而上之其曰傳長
君以靖篡奪法雖未善而爲計亦長乃德昭不能保其軀
命其子以團練使降爲疏屬是宋未亡而太祖之亡久矣
幽明交恫者於茲六世爲其子孫者弗能興起而聊長其
子孫是亦不容已於仁孝之心也然則自秀王偁以上至
於德昭含不敢言之恤以俟後之興者九原當無異心竊
宗嗣子雖天徽宗八子雖絕而自真宗以下族屬不乏賢
者乃創義以興復之而歸神器於德昭之裔是高宗者
徒允爲孝宗之父實爲太祖之雲孫者也秀王悅服而

以子孫爲其子孫情之至卽理之公矣孝宗壹盡其忱
致孝於高宗卽以追孝於太祖則無所推崇於秀王也
何傷知此者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斟酌典禮而無所
憾於人心不然執一槩之說堅持一理以與天下爭則
隙以授邪說之歧而爲所屈服故張璪桂萼相反相激而
極乎汎濫故曰唯忠信可以行禮謂盡己以精義循物而
無違其分也研諸慮悅諸心準諸道稱諸時化而裁之存
乎變而及其得也終合於古人之尺度而無銖銖之差夫
古人之尺度固非執一槩之說所可取合也久矣今且有
說於此藩王之子入爲天子之嗣迨及踐阼王猶未薨若

僅高官大爵稱爲伯叔則天子之制臣諸父將使三朝拜
表北面稱臣如咸丘蒙之說而豈人子之所忍爲乎故執
一槩之說未有不窮者也誠使有此而當國大臣早爲之
慮所不容事至周章而羣起以爭得失矣則唯有一道焉
可以少安而講之不容不豫也以先皇之遺詔冊王之次
子嗣爵以守侯度而迎王入養於宮中謝老安居無所與
聞以終其壽其薨也葬以王祭以天子天子廢絕期之制
而行期服於宮中以是爲恩義兩全之大略變而能通變
得而道可無違其庶幾乎雖然準諸大義順乎人子之心
猶未可以此爲不易之經也自非若孝宗之上繼太祖

有父在固不當貪大寶而出繼天子也

人才之摧抑已極則天下無才流及於百年之餘非逢
革未有能興者也故邪臣之惡莫大於設刑網以摧士
國乃漸積以亡迨其後摧折者之骨已朽矣毛擊鉗網
風亦漸不行矣後起者出而任當世之事宜可盡出其才
建扶危定傾之休烈而熏灼之氣挫其初志偏側之形固
其見聞則志淫者情爲之靡而懷貞者德亦已孤情靡者
相沿而濫德孤者別立一不可辱之崖宇退處以保其貞
於是而先正光昭俊偉之遺風終不可復如是者其弊有
三要以無裨於國者均也其下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皆見

夫世之不可抗志以相撓也而求一深淵之區宇以利其
游泳正與邪迭相往復無定勢矣而正勝邪小人之蒙譴
也淺邪勝正君子之受禍也深則趨彼避此以徼所行之
利雖有才可試亦樂用之於詭隨而奚有於國事之平陂
其次其志亦懷貞而不欲託足於邪途矣以爲士自有安
身利用之術進不貽君子之譏退不逢小人之怒可以處
閒散可以試州郡可以履臺端可以位宰執不導淫以蠱
上不生事以疲民不排擊以害忠良不氣矜以激水火無
必進之情而進之也不辭無必退之心而退之也不吝
當世習與相安而獲吉人之譽如是則才有所不盡效

抑不求助於才以自輔其究也浸染以成風尚而不可
矣始以容容終以靡靡矣又其上則固允矣爲秉正之
子矣觀其所志與其所爲天下之所想望後世之所推也
伊傅之德業舍此而不能與焉故一時有志之士樂就之
以立風軌然而終不能者則惟德之孤也天下無能與其
德者而德孤矣視天下無能與其德者因舉天下置之德
外而德愈孤矣其好善也篤而立善之塗已隘其惡惡也
嚴而摘惡於隱已苛以義正名名正而忘求其實以言衛
道言長而益啟其爭以視先正含宏廣大之道默以持之
如淵涵慎以斷之如嶽立操扶陽抑陰之權密用而姦邪

自斂受智名勇功之集挹取而左右皆宜其意似不欲然也而考其所成則固不能然也欲託以伊周耆定之元功而未逮卽以絜韓琦李沆定國是濟危疑之大猷而亦有所未逮及此者使當休明之世無姦邪之餘威以激其堅忍無詭隨之積習以觸其惡怒無異端之競起以勞其瑣辯無庸懦之波流以待其氣矜則道以相挾而盛業以相贊而成其所就者豈但此哉故摧抑人才者雖不受其摧抑而終爲摧抑害乃彌亘百年而不息故曰邪臣之惡莫有大於此者也宋自王安石倡舜殛四凶之說以動神志及執大政廣設祠祿用排異己其黨因之搏擊無已迄

蔡京秉國勒石題名錮及子孫而天下之士有可用者
不入於罪罟延及靖康女直長驅以入二帝就俘呼號
郭而宋齊愈洪芻之流非無才慧亦有時名或談笑而事
逆臣之名或挾虜以亂宮嬪之列於是時也雖有憤恥自
彊之主亦無如此痿痺不仁者之充塞何矣高宗越在江
表士氣未復秦檜復起而重摧之趙張胡李幾不保其死
羣情震懾靡所適從姦慝相沿取天下之士氣抑之割之
者且將百年矣士生而聞其聲長而見其形泛泛者如彼
以相搖蕩也岌岌者如此以相驚歎也則求其擴心振氣
以負出而規天下於方寸庸詎能乎故孝宗立奮志有爲